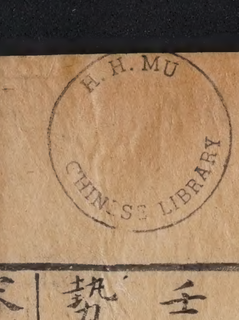


文天祥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猷承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塵親擢已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激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其冬寔來行禮適值發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破於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符誦遷幸臣得之目擊忧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憸壬之聚歛而憸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閽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

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閑待罪。不報。亟遁山林。側聽
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
命洪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為區區父母之身。旣委而狥國
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劇奮發。常恨未
有一日荅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召。畀以館職。曾未終時。進之以著
庭。寵之以郎省。臣之恥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其惟聖德日新。朝無
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
者。倏讀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嘆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
添畀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寔確斯邸。此人者。

孫鑛曰五朝正色可想

乃為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況可與之聯
事乎請命以忝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詎然而忝謂之潔身可也
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忝則於事
陛下之道為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
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贊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
臣嘗以為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覿龍大
淵輩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
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為之少衰孝宗豈惡諫者哉聖心寬
仁未恐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权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

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綏重新整頓功業逐日以新殺名隨風而添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凶鷙慘毒不可嚮邇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侍权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為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即加罪也而搢紳學較交疏其惡伏闕

胡透　尹才坤曰說

按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太阿屛罷讖郡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illegible]載之內尊醫之旨未然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渥宸光惟至聖為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慱愛為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

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既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凟聖聰獨為方來計則萋斐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歸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羣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欲肆張植根既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届近者陛下親製十四規至哉聖謨為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為小故無與於貽謀而闕略之哉宋臣之為人臣寔疎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它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

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肰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為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横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倘詧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閟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以猒人心之公於以示來世之法於以防天下之禍於未肰令聞令望施於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寔何人輙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虀粉可謂愚甚肰臣方

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繫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掩額以留。亦不敢詭辭以苟忘其嬰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

鍾惺曰。忠臣心事如瀝。

文天祥指南錄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為逆但欲

求死不復顧利害非雖貌敬寔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寔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艸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亟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

茅坤曰艱難困苦如此而能完忠全節可謂千古鐵漢

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余里○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州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繇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庄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繫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

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毘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為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為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為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艸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鍾惺曰詞卒語酸聲滞餘痛文山一生顛沛流離苦忠苦節悉備於此



文天祥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為孤峭質肅之介為直方鄭公之介為敢決荆公之介為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襍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辯堅忍虗名偽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為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疾薨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迄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坷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

確論

已嗚呼偽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素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為言和而行果色温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遭遇又為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窮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宜自慰而斲方為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鍾惺曰借四公之介起論不獨局陣愽大而有關係有感慨讀之使人肅然起敬賢者之文也

評元春曰母周重妻子亦天倫也着正可悲一語方不隨入矯情

文天祥跋周一愚負母圖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徇咬后之下○晁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為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為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后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為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為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空發慚以死○然龐德憤憤就殞○便其骨肉見

所畫像尚復何恐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派涕毋為自苦予將請之轉

示前之玩歆柚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寘少寬乎

鍾惺曰忠義之氣憤恨之心至今如在紙上

王炎午預生祭文丞相文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雖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孫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聞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顧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肰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盖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叅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它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賾愚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

茅坤曰一段激勸至情千古可物

效忠退復戲孝侄偬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為
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
之淚滂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驛貼之
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
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哉維年月日里學
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
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
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
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

丘濬曰天下事盡此數語即使貴冕歸故

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柰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廁舍之後授筑於目矐之餘於所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亾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禎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

卿亦有何益

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兩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劍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劍不劍豈足以見志況使陵降後死它故則頸且不復劍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柰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讎言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

孫鑛曰論
事理甚透

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
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
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
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
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
於勢死於事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膽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
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騐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
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
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肰猶淂不死周世宗征淮

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鶩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輯慶。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竊臣尤事於骫骳。而聲氣所通。猜嫌必生。豈無李昪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矣午丞相鄉之睨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

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貽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頑
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
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還晉出帝及
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
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骨爲灰向南颺之庶
遺骨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
佻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
漢庭而從用橫亦當啖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爲廬陵戚
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耆死於降邸宋亡而趙

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瓦器。噴鼻而死

是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斷一責於泰山。而或

遺舊主。憂縱不斷。遺庸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煎鑄錯。已無鐵。

嗌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訃則哭

陳仁錫曰、雍容不迫。知養到極粹處。即莫邪不傷矣。

鍾惺曰、以文丞相忠義死國。其尋常事。不應以此薄待之。然事關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若口而為此。真義士。真、生。便居文丞相之位。是又一文丞相也。

茅坤曰以死待時看得死甚不苟

謝枋得與魏容齋書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其願十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究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其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降旨宣喚之意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

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故虞人之死而不往顧學夷
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
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
生道院日夜榮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
之逃走耶其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
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
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縲絏見留忠齋諸公且聞諸公容一謝其聽其
為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
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

面目立於天地間其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經見公卿出服不可入君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其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illegible]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庶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婦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其何事其初志

亦頗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也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鍾惺曰、謝公義理素定於中○一死不必言○但恐死○傷○勇○死○不○得○所○則○是○匹○婦○之○死○烈○士○之○死○而○非○君○子○從○容○之○死○也○此書決絕

而無厲色○遜順處而無餒情○信忠臣而君子肅哉○



謝枋得却聘書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含糗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播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繼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恐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

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其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寔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其之心矣

鍾惺曰看其心如鐵居只一味從容就義故伍田無已

林景熙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甲科進士也亦旣搴桂抱月而騷風博木擊譜鳳池可立致未幾哭怙恃六霜又哭離黍彷徨顛沛將寫其悲惋無憀之鳴舍詩奚寄詩文之一也君詩如其文冠冕佩玉槃度春容可以施典册薦郊廟乃雅沈頌歌欝為匪風下泉之思回首楓宸臚唱杏苑芳題如隔宇宙蓋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所不能挽者時也其禮義彝倫豊鎬遺澤尚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復見矣其旅以君之集來請為序予旣重君之為人又喜君之有子克揚前人光花淚鳥驚詩中有史千載猶有考焉其尚謹而藏之

鍾惺曰。一味悲戚。當與楚騷同讀。

林景熙送松存弟序

林氏自閩徙居平陽之坳中至予十二世系益蔓歲合族亡慮數百人叙拜行酒少長秩如予以與里第二支松存為伯仲行別二十年更陵谷君自湖海歸省調為錄而予隱州郭於是相見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方其操數寸管與海內英雋角軏靳然出蓋自師教童習耗思慮而僅工之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媒青雲猶假所業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構相與為欺以至抗顏倚席貽笑子衿顏[illegible]文自寥寥夫錄以彝善君裁鑒精月書李孜不失錙銖而[illegible]才雜損益以取友士洒然於奮稱其職

矣噫嘻穹壤間斯文一縷若有若亡肰而生人之類不為禽獸鬼蜮者無非文之理也奎復明官日以文瑞世徽君而誰哉予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文李君之亡吾宗也於其行凱愴以言

鍾惺曰霽山拾遺玉而埋之誠宋忠義士也故其臨文雖一字一句皆含離黍之悲讀此可見

顧夢麟曰世代變遷失足者多此文不無戒心

林景熙悼墨卿文

墨卿友於予有霜矣每染筆玄霜滴研發紋波瀾紛得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舊制法精妙色潤而性堅予非詞翰不屑用故歲用僅寸許計其餘可友六霜頗珍襲甚有伺予怠者竊而去筆悴研枯悼惜累日然不知落誰氏子夏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不如人亡而人得之予非昧於是輒介介焉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以摘華藻寥寥然也設不幸入龍斷之場米鹽酒薪瑣屑言注以俗卿可奈何設不幸入異端之室飾虛無述荒怪以幻卿可奈何設不幸入鴈鶩之曹舞弄三尺出入人罪以累卿可奈何龍

斷以文其術異端以文其誕厲鶩行以文其姦使爲是三者相磨於泯滅豈不悲夫

鍾惺曰霧山之立身行已於焉可想而文情楚楚如傷秋之宋哭途之阮讀之使人作竟日悲酸所謂文生情情生文信不虛已

楊翁曰神怪氣滲中感概殊深所謂不語而神易峽文是已

林景熙燐說

余近困敦之歲朔騎踰境所過殺掠數十里無人烟明年秋予舟夜過北塘半醒睡一奴坐舟尾曰何怪也予瞪目視有夾青青什什伍伍已而散漫阡陌彌亘萬直際林藪予曰異哉此燐火也釋文謂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其信然與奴款視浸近脫草屩招之舟舟近舟次後麾使去漸遠漸稀予憮然歎曰陽烏西徂萬目如漆彼馮託幽昏以恣矣光怪何獨燐也然燐不能近遠人而近遠之者人也晉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怪不能遁其形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遠何意相照世未爲無怪也孔氏不語怪道其常而已矣故人失人之常

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怪怪且不可言而況乎招之以自況也哉

鍾惺曰宋失其常而金元行其怪借莽大夫之覺千載而下猶有遺恨

宋文歸卷二十終